

混血儿

1998年春季的某一天，格林威治时间凌晨二点，
万米高空，深邃而黑蓝，阿联酋航空公司 A0028
航班从香港起飞，经停迪拜，正飞往内罗毕。

刘洪耀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刘洪耀
◆
著

混血儿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混血儿/刘洪耀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8895-9

I. ①混…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0757号

责任编辑 付艳霞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段志坚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0千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插页2

版 次 2012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895-9

定 价 27.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人物列表(按照出场顺序)

- 朱文惠**: 成都人,下海承包餐厅招待所,出国在非洲、欧洲发展
- 魏 明**: 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华裔
- 朱文华**: 朱文惠哥哥,工程师,上世纪 70 年代援外,与乌日肯当地女子卡塔热恋同居被遣返
- 李明经**: 驻非洲乌日肯中资某公司办事处主任,作风败坏,极左,言语粗鲁,嚣张,巨贪,特喜欢喝五粮液,无事生非
- 卡 塔**: 乌日肯神秘部落女子,朱文华的未婚妻
- 拉 拉**: 卡塔的好朋友,朱文华所在公司办事处职员
- 许姐姐**: 朱文惠的好朋友
- 许 父**: 省某委要员
- 李晓明**: 温江交通局科员,朱文惠丈夫
- 李丹丹**: 朱文惠女儿,成都市某小学学生
- 小唐助理**: 大学新潮毕业生,与图图热恋
- 图 图**: 来自加蓬,在成都中医学院进修针灸,怀疑为艾滋病患者
- 玛 丽**: 法国驻华大使馆领事处官员,戴高乐机场移民局官员
- 陶大树**: 朱文惠中学同学,某国际经济公司主管
- 黄新帆**: 朱文惠中学同学,权色交易,二奶

魏 康：旅法访问学者，后以“海归”身份回到宁波学院

潘苏进：在东非洲成功经商。当地黑社会老大，中国人帮派头领

邹 强：某公司驻乌日肯职员，小心眼、好色，参与象牙风波最终
被当地政府驱逐

高达明：新华社驻东非记者

姆杰姆卡：乌日肯总统儿子

埃博特上尉：乌日肯少壮军人

目 录

序 篇	混血儿在哪里	1
第一章	蒙巴萨之恋	7
第二章	成都餐馆发迹	15
第三章	去法国的签证	23
第四章	曲线东非洲	28
第五章	广州转机	39
第六章	香港的霓虹	45
第七章	遭遇劫匪	53
第八章	昆朵拉野生动物园历险	78
第九章	黑人监狱	105
第十章	昆朵拉的中餐馆	131
第十一章	巴黎艳遇	158
第十二章	哥哥病危	187
第十三章	非洲嫂子和混血儿	211
第十四章	情迷巴黎	227
第十五章	意乱塞伦盖蒂大草原	240
第十六章	乌日肯军事政变	264

第十七章	发现郑和船员后裔	283
第十八章	购买首都太阳花旅馆	303
第十九章	阿姆斯特丹的希望	327
第二十章	郑和船员后裔重返中国	343
尾 声	众里寻他千百度	354
后 记	357

序篇 混血儿在哪里

1998年春季的某一天,格林威治时间凌晨三点,万米高空,深邃而黑蓝,阿联酋航空公司 A628 航班,由香港起飞,经停迪拜,正飞往内罗毕。崭新的波音 777 宽体喷气客机,发出低沉有力的轰鸣声,如同传说中的鲲鹏巨鸟,轻舒长翅,自信而潇洒地翱翔在红海上空。

万米之下,美利坚合众国“里根”号航空母舰和几十艘水面舰艇组成的战斗群,在水面划过巨大而优雅的弧线,静悄悄地巡弋在中东地区附近的红海水域。水兵魏明,美籍华人,此刻在甲板上的塔台里值班。他头发留得很短,看上去更像一个北京小伙子。魏明是心血来潮地做出决定,投靠老爹的美国亲戚,从上海来到旧金山的,可他在国内读的是中文系,这样的学历在老美这儿没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他干脆加入美军,绿卡很快就解决了。最近换防到波斯湾执勤,对他来说这更像“军费旅游”。此刻的他无聊地朝窗外张望,似乎天际有一个移动目标,他看见的正是那架波音 777 飞过。

波音 777 是体型巨大的民航机,两个体积庞大、仿佛公共汽车一样的发动机,分别挂在机舱两边机翼下,显得有些夸张。此刻的

777 公务舱里,温润而舒适,机舱通体泛射着淡淡的米黄色光线,客人大都已经进入梦乡。机舱里静悄悄的,除了来回蹑手蹑脚地照顾旅客的漂亮空姐,几乎无人走动。

一个中年的中国人,头发卷曲、形象粗犷、满脸疲惫,因为恐高症,因为密闭空间带来的幽闭症,使他自飞机起飞以来一直无法入眠。机舱顶部投下的阅读灯光束,明亮而尖锐地掠过他头顶的发际,指向小桌上的一本书:《帝国的回忆》。书的旁边,放着一部打开的 IBM 笔记本电脑,显示屏泛着蓝莹莹的光芒,似乎在记录什么。荧光屏上闪烁的光标停留在这么一行字上:“一次环球跨亚非欧美;三进非洲 观东南北非 小小寰球”。

这就是我,我在第四次去非洲旅行的途中。作为四川电视台一名编导,我在记录我的环球采访踪迹。

此时此刻,我并不知道,我以前在非洲采访认识的那个女人,那个让我动心、让我一直难忘的女人、让我佩服得不得了的神秘的女人,其实就在本次航班的头等舱里。

她是拥有东非乌日肯共和国正式国籍,持乌日肯护照的中国人朱文惠。

她四十刚刚出头,保养得很好的皮肤白皙透红,眼睛大而明亮,下巴稍尖,鼻梁细而挺直,温文尔雅中透出精明干练,着装典雅但不夸张,全身名牌却不张扬,法国香水点缀适度,迷人优雅的中等身材不显山不露水。这样的气度,对于五十左右的成功男士,有无穷的诱惑。

温暖的橘黄色灯光下,头等舱里的几个老外饱餐了西式大餐和法国红酒、丹麦啤酒之后,已经进入沉沉梦乡。除了去香港、泰国观光的几个南非旅客,一个到广州讲学的英国教授,还有三个是来往于东非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做贸易的印度商人。

坐在朱文惠旁边，隔着通道的左侧座位上，是一个来自上海某区的高官于海。

说于海是高官，朱文惠其实也是不由自主地奉承。目前的朱文惠毕竟已经不是当年在成都挖掘第一桶金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她在成都开餐馆，低声下气做小媳妇，到处烧香磕头说好话。现在，眼前这个于海，朱文惠已经有资格不上眼了。

尽管已经离开大陆多年，朱文惠还是很频繁地与内地一些有实权，又有涵养、风度翩翩的干部打交道，打交道的方式也比较特别：不喝酒、不打麻将，中式打情骂俏更不来，带色短信、段子不发不转，那种过于粗俗、直奔主题的轻佻不是她的风格。至于西式的调情嘛，含蓄的、优雅的，如同味精；不，是鸡精，时不时可以来一点。

对眼前这个于海，朱文惠不准备过分热情，也不准备明显冷淡，不冷不热，可能有用。从生意上看，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可能潜伏着不可思议的商机。还记得有一个鼻孔外翻的家伙，看着就让人难受，但实权很大，单子都是上千万上亿地签。至于说眼前这个于海嘛，虽说就是一个区里的干部，但上海是直辖市，区级干部就是厅级干部。中国的行政区划编制混乱，喊“市长”的很多，从县级市、地级市，到副省级市、到与部省平起平坐的直辖市、到上海这样的举足轻重的比省部还要重要的市……

从 777 客机离开香港机场起，这个满口洋泾浜英语的博士、区级干部于海，就在唠唠叨叨这些。

朱文惠想方设法地回避谈论这些无聊话题，礼貌地示意于海自己要休息了。她已经不喜欢听这些了。尽管她离开中国没有几年，可是她已经找不到国内那样的感觉了。本来她在国内就不在主流。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海归要回国,其实除了自身不能够融入当地社会的主要缘由,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找到的借口是:在国外,我们没有主人公的感觉,进入不了主流社会。

朱文惠这些年渐渐明白了:在国外干好了,同样可以成为“人上人”。

于海率领的考察团成员,全部在后面的公务舱里。

朱文惠实在想不明白“考察”,有什么必要这么多人呢?叽叽喳喳的男人女人们,在国际航班上用扑克牌“斗地主”、“干瞪眼”,与安静的欧美旅客形成鲜明的对比。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自娱自乐之外,还时不时挤到头等舱来看看领导:

“老板,你好腐败哦!”

“头儿,你一个人坐我们那边三个人的位置!”

“于区长,你要不要我带的铁观音?”

听说这帮上海人是去肯尼亚、南非考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朱文惠心里掠过一丝鄙夷:幸好没有碰见陕西的官员,他们那头并不存在的华南虎,在网络上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朱文惠知道,还有考察南非自然资源的、考察美国行政执行力工作的、考察美国欧洲电视媒体运作的……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些拿着公务护照的家伙,就是变相公费旅游,吃吃喝喝看看,疯狂购物,完了回去也没有硬指标要如何交待。

朱文惠看不惯。她倚窗而坐,头微微偏向走道方向。她习惯性地脱掉皮鞋,踩在厚厚的纯羊毛地毯上,尽情地解放自己的脚。777头等舱的第二排,宽大舒服的座椅、国际直拨电话、尺寸合适的液晶电视、游戏机、高保真的耳机、可调节的座椅,她脱掉精致的来尔史丹皮鞋,仅仅穿着羊绒袜子,踩在柔软的波斯地毯上面,一切都非常适应她如今的追求:舒服而不是奢华的生活做派。小桌

上面,摆放着一本哥哥推荐的书《明朝那些事儿》,专门讲中国明朝那些稀奇古怪的事儿,才看了几页,就被妙趣横生的叙述吸引住。大明王朝有限公司,很好的比喻。天知道,明朝的中国为什么那么大气,那么发达,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做了不少。

在这条中国香港到东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国际航线上,她是阿联酋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公司的常客。甚至于,中国籍的阿联酋航空公司空姐中的几位都和她是老熟人了。她们笑盈盈地迎接这位气质不凡的女士,轻轻而柔和地为她拿来爱喝的法国红酒及其几款海味小吃,就不再打扰她的旅行,除非她召唤。不打扰的服务、随叫随到的服务、及时而有效的服务,就是理想的服务、优质的服务,这一点很合她的口味。谈到与国际接轨,国内完全是小儿科,为乘客所需,这才叫与国际接轨!

近年来,海湾航空公司经营不如阿联酋航空公司大气,飞机日显老旧,服务虽然不差。财大气粗的阿联酋航空公司,对机队的更新换代速度,频频令世界刮目相看,有点像一个时髦的少年,出手阔绰,大气中隐含霸气,美国佬出什么机型就买什么机型,特别是远程飞机,777,早一点的767,747,他们都是见新货就上;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第一架A380还没有下线,他们就狂定了十多架!

朱文惠喜欢这样的客户,如同这些年她打交道的各式各样客户里的某一类。

此时,祖国那位女强人副总理的会见给她带来的激动正慢慢消退,哥哥的事开始在脑海里翻腾不已:

“一定要找到哥哥留在东非的骨肉,一定要找到,否则,哥哥的命就没有救了。那么,这个小杂种究竟在哪里呢?”

她为脑海里偶然冒出来的粗话感到脸热。

每次回国,她都会面对哥哥充满期待的目光:

我儿子有没有消息？

非洲老婆有没有消息？

你不是在非洲做生意吗？

你赚了那么多的钱，为什么就不能够帮我寻找一下他们？

如果不是身体这么差，我就自己去找！

是啊，给哥哥寻找亲骨肉，应该是义不容辞的，她不知道也不能够自圆其说，为什么这件事情磨蹭了这么些年，是生意太忙？好像是，好像不是？是自己的事情太多太麻烦？好像也不是。

特别是这一次，哥哥那副蹒跚走路的痛苦样子，真切地刺激了她！

哥哥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医生说，这是国内少见的遗传学疾病，也许与去过非洲有关系。现在的病沾到非洲，大多与那些大名鼎鼎的艾滋病啊、埃博拉啊、出血热啊有关，一个比一个可怕，一个比一个难治，一个比一个要命！听医生这样说，朱文惠有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心头：完了，哥哥的命数快要到头了，我再不帮他把那个非洲老婆找回来，把那个龟儿子混血娃娃找回来，可能真是小命难保啊！

朱文惠找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专家会诊，又特地飞到上海去寻求其他遗传学专家帮助。在上海，一线曙光出现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有个教授说，如果患者的儿子女儿直系亲属可以捐献遗传基因，通过最新的基因干细胞疗法，有可能治愈朱文华的怪病。

朱文惠就此萌生了专心致志帮助哥哥寻找混血儿子的决心。

第一章 蒙巴萨之恋

1978年12月23日,星期六,中午一点。肯尼亚海滨城市蒙巴萨郊区,在夺目耀眼的太阳照耀下,中国峨眉公司承包建设的蒙巴萨假日酒店工地一片沉寂。

这是一个被铁丝网、高墙围得密不透风的工地。如同在这个东非国家的很多国际承包工程一样,中国人、印度人都用通电的铁丝网,围住在郊区的工地。这完全是不得已的做法,到了晚上,强盗抢匪会如同鼯鼠一样,纷纷冒出来。在高墙铁丝网以内,来自遥远大陆的人们自然觉得相对安全一些。有时候,新来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仿佛感觉走错了路,会觉得是进了渣滓洞集中营。老的工程技术人员就不这么感觉,因为有那么一圈铁丝网,加上低电流的高压,甚至于惊炸狂叫的警报器,心里才踏实,晚上才睡得着觉。到了晚上,如果放出来几条恶狠狠的狼狗,大家的安全感就更好些。

难以打发的日子,在东非各个工地都是相似的,几乎天天如此。峨眉公司项目办事处就设在工地隔壁,显得冷冷清清的。加上太阳大、温度高,如果没有海风吹来,那就一个下午都闷沉沉的。

此时此刻,办事处里的公司老板、员工都在昏天黑地地睡午

觉。本来中国人就喜欢睡午觉，在这个太阳很大的赤道国家，成天都觉得口干舌燥、昏昏沉沉的，好像老是睡不醒。

肯尼亚是位于赤道上的高原国家，相比其他大沙漠、大草原相间的东非洲国家，还比较凉快。尽管有赤道穿越国土，其实在肯尼亚，“赤道”并不是赤日炎炎的同义词。凡在树荫下没有被阳光晒到的地方，还是比较凉快。如同贵州、云南那样的气候。

几个黑人在荫凉的大树下发呆。偶尔有电话铃声响起，打破沉闷的气息。根据时差，东非比中国晚6个小时，这里是中午12点，北京就是下午6点，来自北京、来自伦敦的电话都可能打进来。

这不，一点过，正是闷沉中的昏睡时间，电话铃声大作，而后就变成吱吱的传真声音了。

突然，文传室里的当地服务生拉拉，一个只有23岁的非洲美人，花容失色、目瞪口呆地看着从传真机里丝丝地吐出来的白纸黑字，几乎就要晕厥过去。

这张冷酷无情的传真，明白无误地写着这样的中文：

“峨眉公司乌日肯分公司：根据省外事领导小组的决定，你公司蒙巴萨办事处，在收到传真后第二日，即必须无条件将工程师朱文华同志遣返回国！不得延误！”

拉拉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从内罗毕大学毕业后，又去北京语言大学进修了一年的中文，不仅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在给朱文华他们公司打工的短短半年时间里，学会了很多四川话，对四川的龙门阵不但听得懂，还知道“素芬”、“耙耳朵”等名词……

今天的传真带给她那么大的冲击，是因为朱文华已经和拉拉的一个远房亲戚、好朋友卡塔悄悄地同居了一段时间了。

卡塔是和拉拉差不多年龄，没有拉拉那么好的条件出国留学，但也是一个聪明伶俐善解人意的好姑娘。当然，没有拉拉在中国

公司项目办事处工作,也不会有卡塔与朱文华的邂逅,乃至于相亲相爱。

拉拉的脑筋快速地转动着,她在考虑:是否把这份传真告诉办事处那个色迷迷的主任李明经。如果扣下传真,她可以紧急安排卡塔和朱文华见面,想出一个两全之策:让朱文华马上脱离峨眉公司,和卡塔消失在东非任何一个国家。问题在于这样做,要冒多大风险。不光是卡塔,主要是朱文华,他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把传真交给李明经,他就会趁机把朱文华和卡塔分开。

拉拉一时间有些束手无策。

为了掩饰朱文华与卡塔同居的严重事态,拉拉有几次已经几乎就要答应李明经的无礼要求了!

其实,可怜的拉拉并不知道,那个胆小怕事的李明经,不管内心欲火如何燃烧,其实最多也就是想在她那丰满高耸的胸上“薅一把”而已。拉拉并不准确知道“薅”是什么意思,但从那帮男人放肆大笑的神态中,她大致明白,他们是议论在非洲女人身上寻找刺激和快活!按照拉拉中国非洲混合的观念,一方面觉得有男人骚扰无所谓,另外一方面又觉得他们这么流里流气,有点不对劲。

朱文华没有结婚,甚至于没有谈过恋爱。在肯尼亚,一个男人娶四个老婆是天经地义的!拉拉在中国耳濡目染,非常认同“一个妻子”的观念。她非常同情卡塔和朱文华的地下恋情。

看着这份该死的传真,拉拉决定豁出去了,即使丢了这份报酬不错的工作,也要帮助卡塔和朱文华。拉拉把传真收在自己的办公室抽屉里,先给卡塔打了个电话。

卡塔在一个小镇上当小学教师,教英文,距离蒙巴萨将近五十多公里。

“告诉卡塔,情况紧急!”

肯尼亚电信非常落后，离开蒙巴萨才几十公里，已经和蛮荒地区没有区别了。拉拉把电话费力地打到镇邮电所，告诉那个好心的老邮差，一定要把这句话转告卡塔，让她早点回一个电话来项目办事处，代价是给老邮差一个美元！

拉拉打完这个紧急电话，就打算去看看朱文华。她清楚，再紧急的事情，在非洲也是慢吞吞的，急死人也不起作用的。那其实是特慢电话，如果运气好，明天上午卡塔就可以来到工地了。

朱文华是一个什么样的小伙子呢？

去过中国的拉拉，心里十分清楚，这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老实听话的大男孩！本来，她想自己接近这个小伙子的，可是就在她请卡塔来给自己参谋参谋的时候，没有想到，卡塔对朱文华一见钟情：“拉拉，朱，不错！”

“当然，不错！”

“我要了！”卡塔没有一丝害羞，也没有一丝顾虑。卡塔的皮肤比拉拉明显地白，而且有点偏黄，她是蒙巴萨附近小岛上面的居民后裔。这部分居民很奇怪，和当地居民相比，简直就是黑白分明。卡塔看见英俊文雅的朱文华，内心里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她认定那就是神灵的意志，必须要嫁给这位中国工程师！不顾一切，甚至于付出生命！卡塔就是这样告诉拉拉的，也是这样告诉朱文华的！

现在，我们该说说朱文华了！

拉拉已经隐藏了那份从中国来的传真，那份让朱文华立刻就会被组织送回中国的传真！有时候，拉拉都闹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害怕组织？为什么一个看不见的机构，凭几句语言或者文字，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朱文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研究图纸，没有注意到拉拉在窗外。